

何 新



# 诸神 的起源

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



# 诸神的起源

——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

何新

研究者丛书

1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9  
8  
6 · 北京

# 研究者丛书

第三种

责任编辑：苑兴华

装 帧：尹凤阁

## 诸神的起源

ZHUSHEN DE QIYUAN

何 新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0.875印张 230,000字

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0,000

书号 11002·682 定价 2.00元

## 杨希枚序

我和何新的认识是很偶然的。今年春天，他偕友人忽来寓所，说是不久前从某刊物上读到过我过去发表论文的一些提要，因来相访。款语之余，彼此互道治史志趣，颇感气味相投。因此，我给他看了收集多年而未发表的一些古代艺术饰纹，特别是关于宗教符号学(religious symbolism)的资料，同时谈到古史研究上的一些问题。

当时，我先就指出：书缺有间，孔子已经慨叹难征夏殷祀典。今日研究古史尤如披沙拣金。何况较易解决的问题，先儒前贤大抵都已解决，尚未解决者，其困难可知。近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虽然可补文献的不足，但碰到思想宗教信仰的研究，就感到有些束手束脚了。但如果能另辟蹊径，则古史也非无可为。而宗教符号学，似乎是一条可以尝试的新途径。这方面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无论是考古、历史或人类学，均早已成为一种显学，而在我国则犹待发展。如卐字，一般认为不过是与佛教信仰相关的一种吉祥符号，而西方学者则或认为尤与太阳的旋行有关。过去学术界认为见于中国的卐字是公元四世纪自印度输入。其实这个符号早就见于卜辞和我国秦汉的铜镜和他种器物。而常见于殷商器物的亚形纹，学者或知为图徽而称之为亚形纹或释为亚字，都不详其究竟涵义。其实所谓亚形符，不过是双钩的一

种十字符号。这个符号不仅同见于西亚古代的印章和图饰，尤可能与卐形符号有关，而分别代表动静两态的太阳或宇宙。又如殷商铜器常见的所谓饕餮纹，即兽面纹，学者虽或从演化的观点而溯论其眼鼻的大小，而欧美学者则自宗教符号学的观点加以比较研究，因而有种种不同兽纹的推测，甚至解释为月神(lunar deity)。虽然如就饰纹详加研究，当知更可能与太阳崇拜有关，也许是一种全能神(almighty god)符号。又如汉代画像常见的一种巨树或连理双舞的巨树和射日图饰，不仅如世界多种民族一样，应与圣树(sacred tree)和太阳崇拜有关，且其渊源在中国也有更悠久的历史。这里只是少数的几个例子。如果据殷周(或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器物、铜镜、瓦当、画像等等图纹与其民族图纹加以更广泛的研究和比较，则不但对于我国古代民间思想信仰能获得更多的了解；而且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也会提供更多的基础材料。

其次，谈及中国古代神话的研究。我认为：研究中国神话的学者多认为中国古代神话不如西方神话的丰富多采，而且认为大多数神话曾被儒家历史化(euhemerized)，修饰得体无完肤，因而缺乏系统和完美性。我们多少承认这个说法，但是若能细加考察，则又可知中国古代神话实远非想象的那样贫乏。过去马伯乐据《尚书·尧典》虽指出中国古代有太阳神话，却不知太阳崇拜似乎是较之祖先崇拜为更普遍而重要的信仰之一。因为文献所见，不仅有古帝为太阳神的传说，古帝因梦日或红光而降生的故事；而且无论是祀典、歌舞、服饰、建筑或文学等等方面，都广泛地与太阳相关。如古代人君、天子，就是人间太阳神或其替身。太昊、少昊、炎帝、黄帝，从字义上就都是光帝，即太阳神。天

官五帝则不过是四季不同方位的太阳神而已。故一年四季（在五行观念下变成五季）中，天子居于明堂，其意也不过是人间的太阳神。太阳神话只是一个例子，其他神话亦可作如是研究，从而说明古人的信仰和相关的的生活。我们只揭示某一神话存在于古中国的这一事实是不够的，更应该阐明某一或某些神话的存在关乎着什么思想信仰，并与什么社会行为是相关的。当然，符号有些是不易解释的，但正如婴儿持笔乱画一样，我们不能断然肯定它们是毫无意义的，而应该尽量求其合理的解释。为此如了解儿童心理一样，我们从古代的符号也可了解当时社会的所思所为。

总之，我认为：从符号学的观点出发，我们从古代器物饰纹、图像、神话和祀典的研究上，是可以更多地了解古人的思想信仰和行事背景的。而事实上，这些不同形式的艺术也都是不同的符号。这是古史，尤其是先秦史研究领域犹须开辟的一块天地，有许多课题都有待我们去深入发掘。

以上我的一些看法只是粗浅的，是未经证明而不自知其非的，但何新同志却颇予首肯。因此，在何新临行之前，我给了他一部分关于古代圣树和与太阳崇拜有关的图谱资料，供他考虑有无可资参考的地方。

从此以后，我和何新同志遂成为忘年之交和古史研究的同好。其后，彼此时常通信，或来寓所讨论文字训诂和相关的问题。如是，我更知道在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方面，何新是涉猎颇广的。其间他送了我他的多篇论文和译作，也从我这里间或借去一些中外书籍。

大约三个月前，何新送来他的这部新作《诸神的起源》初稿，

请我审阅并为之写序。我从来没为谁写过序，但不获辞，因不能不说几句话。

首先，我应指出的，是何新在这部书稿的《自序》中，提到颇受我的启示。对于他的这种谦逊，感激之外，是有些愧无敢当的。实际上，这部书稿内的绝大部分论题，如象思士思女、玄冥与玄武、烛龙故事、扶桑之谜、涿鹿之战、三皇与盘古、混沌之神等等，都是我未能触及的。且其中涉及的许多图纹资料，也是我未予收集的。

其次，这部书引用的材料包罗宏富。凡关于古籍中涉及主题的材料，何新大抵都收集到了，可为我和读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部有高度参考价值的资料。

再次，何新同志采用的方法是以文字训诂为基础，从而追迹诸神系的起源和演变。如是，他归纳出他的中国神话演变规律说。在神话学的研究上这该说是一项大胆而极有趣味的尝试。无论全书论点是否全可成立，单就其论述的广泛重要而言，这部包括十八章计二十万字的神话学著作，也必将引起治神话和上古史学者的注意。

最后须指出的是这部书的每个论题都涉及到相当广泛的问题，而何新也都提出了一些自成系统的新见解，使读者颇有如临沧海、极目无垠之感。当然，至于各章的论述是否尽然成立，则仁智异见，自可留待读者评估了。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 李泽厚序

记得已经两次写过，我虽不搞考据，却特别喜欢读一些考证精当的文章；这似乎有点象我从小就不爱猜谜，却一直欣赏那些做得很好的谜语一样。因为它们确乎是相当高级的智力游戏：一语破的，快何如之？可以给人以智慧的愉快。何况读精彩的考证文章，又远不止于智力游戏，而且还有一种发现真理的强烈快感。所以，我说过，我非常赞赏和羡慕这些能考出“绝对真理”来的朋友们。

何新是我的老朋友了，他好读书，求甚解，斐然成章，多才多艺，除办事利落绝无书生气外，文章写得也不少。涉及面相当广。但我最喜欢的却仍然是他的那些考据训诂文章。

例如他对“儒”“德”等字义之考证，文章极短，却颇有新意，使我油然而生“夫子之言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觉。这本讲太阳神的古史考证，我虽未及细读，但大意是知道的。何新把上古神话归结为日神崇拜，倒使我想起台湾的杜而末先生依据德国学派的理论，把中国古代神话归结为月亮神话。他们二人正好交相辉映，可以竞赛一番。我不懂上古史，更无权裁判。不过我的感觉，何新的考据和论证似乎比杜先生的要远远高出一筹。门外狂言，不知专家学者们以为然否？

考据是中国传统学术之一，古已有之，于今虽未为烈，但仍



有不少治者。可惜其中平庸者，考了半天仍不知何云者相当之多。对比起来，何新就显得尤有特色了。

之所以有特色，我想，原因之一在于何新有现代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和观念背景，这样就可以改变角度，突破传统，迈越前人，不再停留在乾嘉以来或《古史辩》以来的那老一套上。看来，虽考据也在随时代而变化，也须凭借近现代科学成果来开拓新局面，致使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这是值得欣喜的。

我是搞哲学的，刚讲几句话便又发起不相干的议论来了，赶紧收住，以免败坏了某些人的清兴。

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五日夜草

## 自叙

本书的目的是，以研究中国上古太阳神崇拜的问题为主纲，初步地、但也力求系统地，探求和追溯中国原始神话、宗教以及基本哲学观念的起源。

太阳神崇拜，乃是远古时代遍及东、西方（包括美洲在内）各大文明区的一种原始宗教形态。本书将证明，在中国上古时代（自新石器时代到早期殷商），也曾经存在过一元的日神信仰。虽然这种信仰在商周以后就逐渐沉没于较后起的对天神、地示、人鬼多神系统的信仰中了；但其痕迹和遗俗，却仍然比比皆是。这里不妨举几个小小的例证。中国古代凡用于天神人君的最尊贵称呼，如：神明、皇、帝、王、昊、天、华（暉）等，均与太阳神信仰有关。

在商、周金文及《诗经》、《尚书》中，常以“丕显”或“不显”一词尊称上帝及天子。如：“不显天子”（克鼎），“丕显大神”（诅楚文），“丕显皇祖考”（番生簋），“丕显文王”（孟鼎）等等。而丕显，正是大放光明之义。《诗经》毛传：“丕，大也。显，光也”。故丕显，即“大显其光辉”。（郑玄亦同此说）又，“明德”一词，《诗》《书》及金文中常见。此词的涵义，在《楚辞·大招》中讲得很清楚：“名声若日，明四海只。德誉配天，万民理只。”“雄雄赫赫，天德明只”。就是说，象太阳一样光明就叫明德。这个词在远古文

化中，乃是一种极神圣的价值观念。

所有这些，实际上都与对太阳和光明的崇拜观念密切相关。而历来被崇奉为华夏民族始祖的伏羲、黄帝，就其初义来说更都是太阳神的称号。

伏羲即“大曦”，黄帝即“光帝”。至于炎帝，其初义虽是火神，但后来也被认为是太阳神（《白虎通·五行》中曾谓：“炎帝者，太阳也”）。更有意思的是，在战国时楚地的祀神曲《九歌》中，太阳神同时以两重神格受祭。第一次是作为周天最高之神——昊天上帝和玉皇大帝——“东皇太一”。而第二次才是作为众灵之一的“东君”。盖楚国承殷商之后，是一个以太阳神为高祖的国族（“帝高阳之苗裔”）。所以楚王族昭、景、屈（即胙<sup>①</sup>），均以太阳光命姓。而其文化传统中保存古俗甚多，对太阳神的崇祀也最虔诚。

这里还应当谈一下的，是在本书写作中，我曾得到历史学家杨希枚先生的许多帮助。希枚先生是八十年代初自海外归国的著名学者。他曾对中国古代的纹饰图徽作过深入的研究，有许多创获，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本书虽未直接使用杨先生收集的这些资料，但从杨先生的方法——特别是他所倡导的以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国上古史这一重要思想中，却得到了深刻的启发。（在国内史学诸学派中，杨先生的方法和思想自成一家。遗憾的是杨先生的一些主要著作，目前尚未在大陆出版。他所收集的大量资料也尚未得到整理、印行。因此国内学术界对杨先

---

① 《淮南子·天文训》，日初始出称“胙”。胙、屈二字一从月，一从尸。月、尸二字古形极相似，故相窜乱。

生的成就似了解不多。)杨先生慨然惠借和允许我使用他的未刊译稿《生与再生》，并且惠借了德尔维拉的《The Micration of Symbols》等书。这些外国人类学者的著作，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比较的背景。当然，对于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我和杨先生也时有分歧，有时甚至争得不亦乐乎。但君子贵和而不贵同。现在，当此书草成之际，是不能不为希枚先生的这些帮助而向他再一次表示感谢的。

关于本书所采用的方法，我在结语中作了较详细的讨论，这里不烦赘述。所想指出的一点是，这本书实际上是一部寻根的书。我研究中国神话和上古史的目的，是试图通过对中国古代神话系统深层结构的探索，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之所在。将来如果可能的话，我还准备写一部《古礼新探》，从文化人类学和比较文化学的观点，探索和解释中国古代礼教和礼教文化的起源。

然而，余才非敏者，竟欲寻坠绪于数千年后，岂非“妄”乎！虽谬成此篇，又安敢自是？倘能千失一得，已感万幸万幸。或至通篇皆谬，然则真理自在，又何损于日月之明？

所以，知我、罪我，随便随便。盖皆为余所乐受而莫敢辞者也。是为序。

一九八五年八月六日记

---

# 目 录

---

本书内容提要 .....	1
杨希枚序 .....	1
李泽厚序 .....	5
自叙 .....	7
导言：十字图纹与中国古代的日神崇拜 .....	1
第一章 太阳神与远古华夏民族的起源 .....	19
第二章 一神三身的黄帝 .....	31
第三章 女娲与大禹故事的真相 .....	40
第四章 龙凤新说 .....	62
第五章 古昆仑——天堂与地狱之山 .....	80
第六章 神树扶桑与宇宙观念 .....	106
第七章 生殖神崇拜与阴阳哲学的起源 .....	124
第八章 “思士思女”与两性禁忌 .....	142
第九章 学宫、辟雍、冠礼以及死亡与再生 .....	149
第十章 火神炎帝与涿鹿之战 .....	156
第十一章 后羿射日与历法改革 .....	165
第十二章 盘古、梵天与BAU神 .....	175

第十三章	烛龙神话的真相 .....	183
第十四章	浑沌神与中国人的宇宙创生观念 .....	190
第十五章	玄武神的演变故事 .....	199
第十六章	虎神与玉兔 .....	204
第十七章	神秘数字——八卦与九宫 .....	210
第十八章	五方帝与五佐神 .....	225
结语	论远古神话的文化意义与研究方法 .....	236
〔附录〕	文史新考(十四篇) .....	257
一、	马王堆帛画新释 .....	258
二、	少数民族风俗中的生殖神崇拜 .....	268
三、	钟馗考 .....	272
四、	论五行说的来源 .....	277
五、	“儒”的由来与演变 .....	292
六、	史官演变考 .....	299
七、	释“乾坤” .....	305
八、	《尚书》“五行三正”解 .....	307
九、	“道德”诂义·再释德 .....	308
十、	“中国”一名的由来及其古代涵义 .....	311
十一、	说“土” .....	313
十二、	训诂与六书 .....	315
十三、	邹衍考 .....	319
十四、	释“仁” .....	325

# 导言 十字图纹与中国古代的日神崇拜

## (一)

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器物的装饰图案中，常可见到一种十字或类十字的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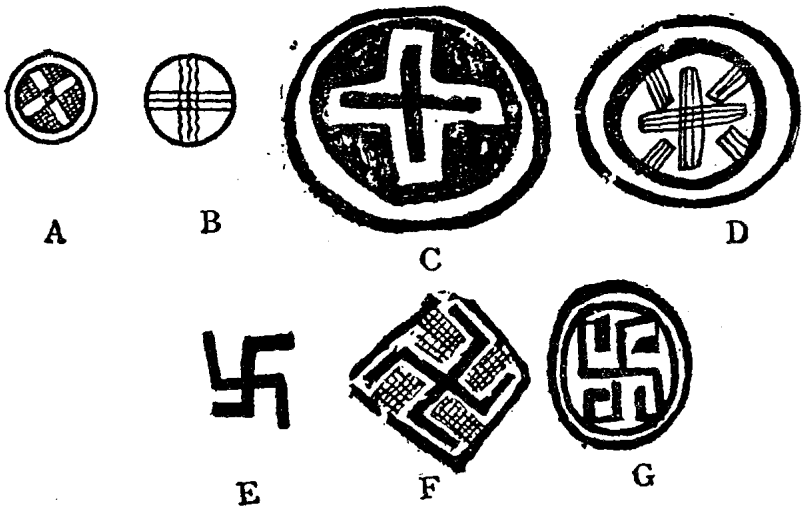


图1：图中的A、C、D，发现于甘肃、青海马厂型陶器装饰图案。B多见于仰韶型图案。E、F亦属马厂型。G发现于内蒙翁牛特旗新石器遗址。

这种十字形图纹，也常见于商周甲骨文和青铜器铭纹中

(图 2)：



(甲骨文 巫 巫 甲)

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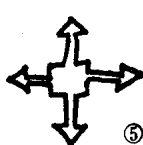
②



③



④



⑤

(金文编 881页)



⑥

(金文编 817页)



⑦

(金文编 812页)



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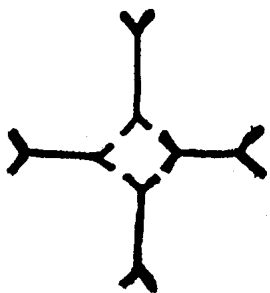


⑨

(金文编 866页)

请特别注意图中的第⑥和第⑧两图，其图案中均有人形俯跪于十字符号之下，显然具有某种非同寻常的神秘意义。

对于中国上古纹饰中经常出现的这种十字状符号的涵义，过去尚无人作过探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各远古文化区的遗留文物中，都曾经大量地发现过这种神秘的符号。德尔维拉 (D'Alviella) 在所著《符号的传播》(The Migration of Symbols) 一书中，记述了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的古亚述人用以表示他们的上帝的如下一个十字形徽纹(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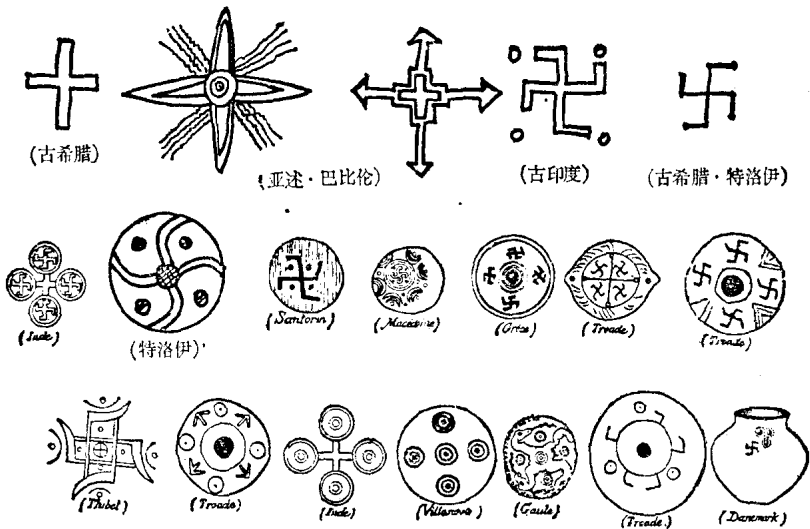
他指出：

“十字代表了他们的天神 Anu。它的表意符号由四个象十字的符号组成，从圆周也可以说当中的菱形向外放射。圆周和菱形在楔形文字的碑文里代表着太阳。太阳不正是在宇宙空间光芒四射的吗？”



对亚述人的等边十字形还能作的一个更恰当解释是：这种十字在开始时只表示太阳照射的四个主要的方位。后来变成了发光体的符号，并且由此必然地演变成统治上天的至上神的符号。这种情况在迦勒底人、印度人、希腊人、波斯人（可能也包括高卢人和美洲的远古居民）那里，都可以看到。”（译文取自杨援朝译《符号的传播》未刊稿）

这里极可注意的一点，就是德尔维拉所指出的十字符号与太阳神的关系。在同一书中，德尔维拉列举了分别发现于欧、亚许多民族的早期文化中的多种多样的十字形徽纹。请参看（图4）：



再请比照下列发现于中国新石器遗址中的各种十字形图案：